傳真：2873 2453　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二、六刊出

歷史與空間

■ 馬承鈞

漫道光州「古八景」

遊走神州大地，處處都有美景。豫南古邑光州也不例外。在光山，我等訪官渡、望大別、探古刹、遊茶山，深為這座千年古城萬千風情扼腕讚歎！

光山古稱弦山、光州、仙居、樂安，單聽這稱謂，就詩意盎然、博人眼球。說起光山景貌，不禁想起曾經遐邇馳名的「光州古八景」來。這些先人津津樂道的韻事，早已寫進詩詞、反覆吟詠，成為光山古代文明的八朵奇葩。

我問一位學文的光山籍大學生：「你知道『光山古八景』嗎？」他有點茫然，微笑着搖搖頭。這不能怪他，因為連他父輩都對此一無所知了！但我想，今天無論從愛國愛鄉角度，抑或傳承中華文明和「文化自信」的考量，作為有文化的光山人，懂一點古城人文歷史，不無意義的！

光山「古八景」乃是：官渡清波、北台薰風、賽山樵唱、沙窩夕照、五馬秋雲、三山夜月、郎畈春耕、淮瀆千帆。毋寧說——它們是光山自然風光和人文景觀的詩意概括，從一個側面濃縮了光山歷史風貌和文化淵源。

第一景「官渡清波」，當之無愧，今日猶存！幾天采風，我等從官渡河幾條橋上穿行數次，對這「第一景」印象頗深。官渡河又名潢河，是淮河重要支流，原名橫河，流經光山一段叫官渡河。它像一條銀龍橫臥古邑，穿城而過，堪稱光山的母親河。但見萬頃碧波悠悠蕩漾，河心清流獨洩、兩岸花樹掩映，端的是煙波浩渺風情萬種。曾任光山學諭和教諭的明代詩人賀守約，對光山景觀青睞有加，對官渡河更了如指掌，寫有「光山南去有長河，兩岸春風漲綠波」、「白馬源頭欲濫觴，湯湯百折走浮光」、「雁陣平沙盍暖翼，桃花流水泛晴香」等佳句。古人將「官渡清波」列為八景之首，實至名歸也！可以說，「官渡清波」已是光山人鄉愁所在，它守望着光山，見證了古邑滄桑巨變。陪同的光山老幹部胡崇春以「怎會是一處的搶眼/怎會是一時的感歎/官渡河/十里畫廊秀兩岸/一池清水洗雲天」詩句歌詠「水映廣夏、人在畫中」的官渡新景，誠哉斯言！

第二景「北台薰風」，「北台」即北枱子，指縣城西南的流慶山，薰風者，孟夏時的東南風。北枱子地勢高闊、林木蒼鬱，四周城池清繞、薰風送爽，盛夏季節也是清風習習、涼爽怡人。此地有清涼觀、望仙樓、文昌閣、奎星閣、司馬衣冠塚、溫公祠等勝蹟，歷來為消暑佳境，民間有「赤帝時司令，南薰歌阜財。高流避暑會，絕勝曲江隈」歌謠。我等真想在七月流火之日來此體驗一下「薰風送涼」之妙呢！

第三景「賽山樵唱」，賽山在縣南白雀園鎮與涼亭鄉。那裡瀕臨大別山，海拔400多米。山間雲霧繚繞、群峰疊翠。明代《光山縣志》云：「賽山其水臨仙河導源，山外恒聞山中樵歌聲，或荷薪中途吟唱，相互傳於空谷間……」古詩云「振衣千仞聞樵唱，疑是空中孤鶴鳴」，不乏韻味。滄海桑田，如今樵夫雖已絕跡，「樵唱」亦被鄧麗君、周杰倫的流行歌曲替代，但淳樸民風猶存。白雀園保留一條古街，我抽空前往。老街坐北向南，青石板鋪路，長千餘米、寬約5米，兩邊尚存明清民居數百間，古風瀰漫，值得一看。鎮南香爐山上有烈士紀念碑，令人想起鄂豫皖革命老區的崢嶸歲月。

第四景「沙窩夕照」在沙窩鎮，清《光山縣志》稱「沙窩者，東南之要會也；處四山之中，而東倚夕陽山，青壁峭插雲表。每市聲未散，日下高峰返照，煙嵐間紫翠絢然」。我想像，夕陽斜照時分，此地金光輝映、異彩紛呈，必定很美。光山朋友說，沙窩鎮南行10公里，青山環抱、潭水碧清，有落差百米、寬20米的紫龍潭瀑布，傍晚雲蒸霞蔚，一簾清水仙女般披白紗飄然而下，一派奇美仙境，如今沙窩鎮歸新縣所轄。

第五景「郎畈春耕」，在縣南30公里向店鄉，此地古稱浪洲，俗稱「郎畈」，乃生態文化古鎮。春秋時期就很聞名，元明時曾一度為縣衙所在地。境內王母觀、五嶽湖和徐畈文化遺址風光俏麗。該鄉有個古村落叫董灣，依山傍水、植被繁茂，有溪流自村前淌過，叮咚作響、晝夜不息。元人馬祖常有《天塘畈》詩云：「廣陌千家共一村，朝來澍雨喜翻盆。三農得水人間樂，萬指分禾溪上屯。稚子飲牛呼伴侶，老蓑餉黍夾兒孫。割耘未了重繅絲，此際田家思欲焚」，讀來賞心悅目。賀守約也有七律《郎畈春耕》曰「野田萬頃尚荒涼，此地曾經幾戰場。喜遇國朝開泰運，一犁春雨樂耕桑」，傳誦至今。現在每逢穀雨，人、牛和農機齊下田，還會再現「郎畈春耕」的水鄉耕牛圖，自是妙不可言。這裡還留有劉伯承、鄧小平、李先念等革命家的戰鬥足跡。囿於時間，未能前往一遊，留下遺憾。

第六景「三山夜月」，指光山縣南45公里的三尖山。這裡群山高聳、絕壁巉巖，瀑布飛泉、終年不竭。每逢月夜，山色若隱若現，月光掩映流瀑，美景可與黃山光明頂媲美。賀守約寫下《三山夜月》讚道：「天外三峰削不成，恍疑海上駕蓬瀛。幽人幾度尋瑤草，自起勾簾看月明」，足見其壯美至極矣！

■官渡河又名潢河，是淮河重要支流。 網上圖片

第七景曰「五馬秋雲」，是說光山東南百里外的五馬山。其山勢如駿馬奔騰，有五峰昂立，故稱五馬山。古時有「五馬升天」之說。一到天高氣爽的金秋，五馬山千崖巍然、白雲繚繞，猶如天馬行空、游龍出峽，蔚為壯觀矣！賀守約有《五馬秋雲》演繹其景：「自是淮南第一峰，雲邊削出玉芙蓉。當年五馬名猶在，霧鬟風鬃早化龍」，詩意絕佳。

第八景謂「淮瀆千帆」，又稱「淮瀆清瀾」。光山位於淮水之南，淮河源自桐柏山系，自古曰「四瀆之一」。流經光山一段，風光特別綺麗，開闊處古時曾百舸爭流、千帆競發，自然備獲讚譽。文豪蘇軾對光山情有獨鍾，寫過《過淮》一詩：「朝離新息縣，初亂一水碧。暮宿淮南村，已渡千山赤。麋鼯號古戍，霧雨暗破驛。回頭梁楚郊，永與中原隔……」想必夜宿「淮南村」，東坡居士夢繞情牽了！宋黃庭也有《新息渡淮》一首，云「京塵無處可軒眉，照面淮濱喜自知。風裡麥苗連地起，雨中楊樹帶煙垂……」拜讀這些，讀者足可對「淮瀆千帆」展開二次創作、浮想聯翩了！

此番停留光山僅數日，未能暢遊這片美麗沃土、錦繡家園，但即使蜻蜓點水走馬觀花，也足以對淮河之濱、大別山麓這片神奇之鄉讚不絕口、沒齒難忘了。這「古八景」只是光山美色之代表，轄內磚橋鎮、晏河鄉、槐店鄉、孫鐵鋪鎮等地均不乏迷人佳境。撫今追昔，沉入歷史的「古八景」早已被靚麗的新八景取代，其蘊含的文化內涵卻不容小覷，在彪炳於世的中原文明史冊中，它理應擁有一席之地！正是——

重溫光山古八景，
翠峰水韻詩意濃。
滄海桑田今又是，
萬綠叢中幾抹紅！

書若蜉蝣

■ 葉 輝

艾蒂兒與克里姆特

艾蒂兒眼神流露憂鬱，2011年逝世的阿爾特曼（Altmann）為其侄女，她對艾蒂兒有此說法：「冷酷而知識豐富的女人，對政治很有見解，遂成為其時的社會主義者；艾蒂兒並不快樂，也沒有留下子女，她經歷兩次流產及一次嬰兒夭折；我記得她非常優雅，個子很高，膚色較深，身材單薄，總穿一身時髦白裙子，配以一支長長的金色煙嘴。」

其實克里姆特所繪的女性總散發出性慾，展現力量與自信，過去數十年，批評家與藝術史學家對其評價為「對女性有深刻的認識」，不少人猜測，艾蒂兒與克里姆特長期維持婚外情，所以在他的畫作中，艾蒂兒總顯得高貴。

艾蒂兒的生活至少一部分如此，與其他新畫廊展覽作品所描繪的人物一樣，她乃猶太中產階層，此一階層的女性透過舉辦沙龍掌握社會及知識的權力，以波塔．扎克康德（Berta Zuckerkandl）為例，她被視為「維也納文化圈的操控者」，皆因她掌握大量人脈，包括將克里姆特介紹給法國雕塑家羅丹（Auguste Rodin）。

維也納分離派顯然在艾蒂兒的起居室中醞釀而生，很多在社交圈中的女性，比如塞麗娜．雷德樂（Szerena Lederer）年逾40，在其時私人收藏者中擁有最多克里姆特的作品，她與其女兒俱曾出現於克里姆特的肖像畫中；1900年以後，克里姆特繪畫幾乎集中於女性身上。

說說艾蒂兒每周沙龍的常客包括作曲家馬勒（Gustav Mahler）、史特勞斯（Richard Strauss）及作家茨威格（Stefan Zweig）等等；其後，她的醫生朱利葉斯．唐德勒（Julius Tandler）亦為支持社會提供住房予奧地利成為福利國家的政治家，對她深具影響力，從而讓她的注意力轉向社會變革與女性的苦難。

新畫廊展覽不僅關注那個時代女性角色的轉變，更體現於時尚與社交趨勢，在克里姆特及現代奧地利女性生活具有重要的作用，就在《艾蒂兒．布洛赫-鮑爾肖像一號》的多幅草圖中，艾蒂兒一身穿着是非常漂亮的，沒有束腹而寬鬆飄逸的革命性百褶裙，其時只有帶有進步傾向的中產階層女性始會作出如此裝扮。

就在1925年，艾蒂兒死於腦膜炎，享年僅43歲；也許此為命運之神對她特別眷顧及仁慈，從而讓她免於身陷上世紀30年代降臨於奧地利的黑暗歲月，在她去世之後，其房間就成為祭奠克里姆特為她所創作肖像畫的神龕；社會主義者於1938年吞併奧地利，此後，布洛赫-鮑爾所收藏的藝術品包括不少克里姆特的幾幅風景畫，更包括被沒收的艾蒂兒肖像畫，直至二戰後此兩幅肖像畫重回維也納美術館。

及至2006年，於漫長的法庭判決後，畫作歸還給布洛赫-鮑爾的最後一位在世的直系親屬；由於無力承擔高昂的保險費及儲存費用，此所以將《艾蒂兒．布洛赫-鮑爾肖像一號》賣給雅詩蘭黛（Estee Lauder）化妝品的繼承人、新畫廊的創辦者及館長朗奴特．勞德（Ronald Lauder），前提為此畫須保持展出。

詩情畫意　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畫禪心（五十七）

宋代高僧五祖法演（之二）

白雲堆裡古家風，
萬里霜天月色同，
林下水邊人罕到，
方知吾道樂無窮。

宋代高僧五祖法演詩（之二）
素仲配畫
甲午初秋

高僧法演作為偉大的禪師，自是有他的修行心得。詩人意境可堪再三回味。「萬里霜天月色同，林下水邊人罕到。」是一種寧靜、優美，有如香格里拉一樣的景色，但這樣的美景必須有這樣的心境才能領略，否則大抵內心會產生孤寂淒然之感。不能達到「方知吾道樂無窮」的修行悟道之樂。

啟悟隨筆

這禪詩令我想起一段往事。1980年的夏天，我隨隊到廣西山區拍攝一套中藥材田七的紀錄片。那裡風景極為優美，山下水邊人罕到，頗有詩中的意境。但城市人的我，很難適應那裡沒有抽水馬桶、浴室等現代設施。聯想到城市人被文明寵壞了，但文明卻又造成環境污染，這樣的惡果不斷循環，以致今日大家都必須正視這文明與污染的問題了。但所謂的文明，反令人類的心靈越來越受污染。

詩詞偶拾

■ 黃 驍

詩二首詠回歸廿載大慶

丁酉仲夏，喜逢香港回歸祖國廿周年暨新屆特區政府就職，欣蒙習近平主席伉儷蒞臨香江，主持盛會，同申慶賀，萬衆歡騰。百里特區，普天同慶，歡樂洋溢，祥歌響徹。紫荊金像，光耀香江大地；東方之珠，輝映祖國河山；獅峰巍峨，脈連五嶽神嶺；炎黃華胄，矢志圓夢復興。詩二首以詠誌，詩曰：

（一）
五星旗映金紫荊
兩岸華燈頌節慶
京華荷風臨香江
萬衆歡騰唱和聲

（二）
五嶽獅峰脈緊連
中華萬世茂枝延
同根一脈承大業
齊心征程把夢圓

遊 蹤

■ 江文明

中華山瀑布

遊玩風景，欣賞瀑布「飛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銀河落九天」這樣壯麗的景色，是任何一個遊客都最嚮往的事。如果你來南溪，就有機會領略如此的美景——中華山瀑布。中華山瀑布，在永定湖坑鎮南溪南江村往下約兩三公里的地方，群山環抱，各種各樣的土樓在山腳下星羅棋佈，特別是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的著名的「環極樓」，歷經多次地震仍然屹立不倒，堅固的土牆至今僅裂開幾條縫隙而已，神奇的建築為中華山瀑布增添了無窮的神秘色彩，吸引許多前來探究奧秘的遊客。

從湖坑往上走大約7公里，透出車窗就可以看到巍然聳立的中華山。遠遠望去，那裡樹木葱蘢，鬱鬱蒼蒼，一條山澗順着山谷蜿蜒流淌，行到一凸勢處水便傾瀉而下。沿着山腳爬上去，在很遠的地方也能隱隱聽到水聲；路的兩邊開滿各種野花，在絢爛的陽光底下綻開燦爛的笑臉，微風吹來，它們都盈盈地招呼着遊人們。繞過山谷，走近瀑布，水流清澈見底，在斷崖處，一帶又大又長的巨型「白綢」直撞下來，形成水花四濺的雪白水簾，其勢浩大，奔騰洶湧，如垂珠墜玉，又如天女散花，宏偉闊大的氣勢真是撼人心靈。而飄飄灑灑的水氣，瀰漫在空中，像霧像雲，縹緲升騰，籠罩在山谷，為瀑布徒增許多氤氳，因而近處站着的遊人，會情不自禁地品味着「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的真實內蘊。

在瀑布前觀賞，你會經常感覺有一絲涼颼颼的東西不時地竄入衣領，讓你領略到說不出的愉悅和興奮。走到瀑布潭邊，掬一口清水，讓它慢慢下嚥，頓時有一股冰涼會從喉嚨一直透到底，原本的口渴剎那間消失得無影無蹤。在城裡住慣的人，品咂這樣清冽的山水，無不像是靈魂出竅似的。巨大的落差使水流往下掉時，發出了持續不斷的嘩嘩聲，在似乎有些狹窄的山谷間久久迴盪。由於長期經受水流撞擊而形成的瀑布潭，顯得幽深莫測，潭水綠得駭人，不知深淺，人莫敢近。潭上的雜樹不規則地生長着，間有不知名的花兒，紅的，白的，紫的，爭相鬥放，帶給中華山瀑布蓬勃盎然的生氣。這裡的一切都顯得如此的和諧，讓人無法不陶醉。難怪山腳下「環極樓」裡的人，那麼喜歡喝此處流下來的水，據說喝這裡的水能使人心靈變得更加潔淨，無怪乎那座樓裡的人家都那麼的團結，至今都還住着100多人呢！

盛夏的中華山既炎熱，又清涼。被火球曬到的地方無法多呆一會，而一到樹陰下歇息，渾身就馬上舒爽無比，精神也愈發充沛起來，有時甚至根本就不想再去走動。在山谷間徜徉，時不時地會聽到丁冬的泉水聲，在湊熱鬧的鳴蟬的伴奏下，這裡彷彿有一位隱身的仙女為人們奏着美妙的交響樂章。繁翳的山林，到處可見參天大樹，一條條青藤倔強地攀爬在它的身上，有些青藤還可以坐上去蕩鞦韆。

夏天的中華山野果漫山遍野，給山巒增添了許多道不盡的魅力，更使前來觀賞瀑布的遊客們美不勝收。中華山的美麗在於瀑布，瀑布為中華山添加秀色。到南溪看土樓，就看看中華山，到中華山就欣賞中華山瀑布吧。

豆棚閒話

■ 青 絲

白字先生

超市裡看到兩個年輕人在挑選食品，其中一人拿起一罐八寶粥問對方：「不知道這個栗（粟）香味的好不好吃？」接着又唸道：「豆鼓（豉）鯪魚，培（涪）陵榨菜。」我忍住笑從旁邊走過去，想起在網上看過的一個真實笑話：杭州西泠印社的月洞門前，兩個學生模樣的姑娘指着門頭上方從右至左讀的「西泠印社」四字，駐足商量說：「杜即冷麵，我們就在這裡吃吧！」

漢字的形體構造複雜，同音字多，一些古語的發音與現代字詞也有很大的差異，讀錯或寫錯字，幾乎每個人都曾遇到過。旁人在這種時候，多會謔笑當事人為「白字先生」。因白字鬧了笑話，雖然算不上什麼大事情，但面子上總是不太光彩，尤其一些常識性的謬誤，屬於本來可以避免的低級過失。如果是名人或官員犯這樣的錯，更是會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。北宋時，大學士程琳的兒子程覃為京兆尹，可是他卻識不了幾個大字，是個典型的「阿混」。有一個道士向他呈遞文書，請求發放造橋的執照。程覃大筆一揮，寫下「昭執」二字。道士指正說：「我要的是『執照』，您寫的是『昭執』，漏了四點。」程覃聽了，又取筆在「執」字下面加了四點，成為了「昭熱」。事情傳開以後，開封府官學的生員，皆引以為笑料。

即使貴為帝王，也難免有做白字先生的時候。明代的皇帝，每月要出席三次經筵，學習聖賢經傳，以史為鑒。參加的人還包括內閣大學士、六部尚書、左右都御使等高級官員。明神宗朱翊鈞幼年登基，對經傳不熟，有一次把《論語》「色勃如也」讀成「色背如也」。首輔張居正在旁邊厲聲喝道：「當作『勃』字。」把幼年的明神宗嚇得一哆嗦，冷汗直冒，下面聽講的一眾高官見狀，無不大驚失色。明神宗一生都害怕張居正，張居正死後被清算抄家，家人被褫職流放，青萍之末據說即緣於這一次嚴厲糾正。

清代因是異族統治，滿人對漢文化的接受程度不盡相同，尤其八旗貴胄，多不通文理，只是因為積有軍功，或者世襲爵位，由此身居要職。加上清代的捐官制度，只要繳納錢財就能求取官職，許多不學無術之徒得以上位，故而鬧出來的笑話也是最多的。清末，湖廣總督瑞澂胸無點墨，大老粗一個。布政使楊俊卿有一次向他遞呈公文，要求懲戒屬下一個縣令。瑞澂看了半天，問道：「這個縣令是不太稱職，只是公文裡面的『蒲險輸鬧』是什麼意思？」楊俊卿不敢掃上官的面子，強忍住笑，退下跟幕僚說：「總督大人竟然把形容行為放蕩、不守禮法的『蕩檢逾閒』認作『蒲險輸鬧』，平時他還要經常逞能，真是醜聞！」

清末錢塘縣令程贊清，也是個目不識一丁的庸徒。他讓幕僚擬寫公文，向巡撫張小帆請示，要革一個下屬的職。張小帆聽他陳述完事情經過，問公文裡的考語是怎樣寫的。程贊清答道：「好像有兩句『噲好甚探，壇作成福』。」張小帆聽了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哪會有這樣的考語，肯定是『嗜好甚深，擅作威福』。」被當面揭穿老底，程贊清為之大窘。

光緒年間，恭親王奕訢主政，有個浙江籍的觀察使被任為駐日本公使。某日他與恭親王談及時事，說當下盜賊充斥。奕訢起初不明白什麼意思，過了半天才反應過來，此人是個白字先生，把「充斥」說成了「充斤」。奕訢第二天到總理衙門，要求更換此人，說大清與日本都使用漢字，為同文之國，此人如此荒唐無知，卻擔任駐外公使，恐怕會淪為笑柄，令大清蒙羞。然而總理衙門的諸人，都竭力為此人說好話轉圜，最後不了了之。

就我平日所見，很多人讀寫白字後的反應，也是各不相同。有人不以為然，有人則深以為恥。若因一時失誤讀寫了白字，有羞恥之心是一件好事，證明有足夠的意願去改變自己，下次再遇到類似的情況，就會有所準備，避免犯下同樣的錯誤。白字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對待白字的無所謂態度。